

# 你了解袈裟吗? ◆ 刘汉杰



袈裟,祖衣是赤色,五衣、七衣一般都是黄色。我国藏传佛教各教派在袈裟的颜色上又不尽相同。如宁玛派僧人因穿红色的袈裟、戴红色的僧帽,以红色区别于他派,俗称“红教”。萨迦派因为寺庙围墙上涂有象征文殊、观音和金刚手的红、白、黑三色花纹,俗称“花教”。花教僧人袈裟的颜色与宁玛派相同。噶举派僧人出家受沙弥戒、比丘戒的,也穿红色衣裤;在家受居士戒的穿镶红、绿边的白色僧裙和袈裟。格鲁派僧人一般穿暗红色袈裟,修持突出的可穿黄色袈裟,头戴黄色的桃状帽和莲状帽,所以格鲁派又称“黄教”。

摘自《百科知识》2014年6期

袈裟是指佛教僧尼穿的衣服,也称僧衣、僧服,它是出家人主要的持有物品,也是出家人重要的身份标识。佛教源起于南亚次大陆,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此后广为传播,影响深远。事实上,佛教在中国多代传播的过程,也是佛教中国化改造的过程,这其中就包括对袈裟颜色戒律的遵守与变通。

## 袈裟的种类

袈裟是梵语音译,其本义为“坏色、染色、浊色、不正色”。据唐代玄奘《一切经音义》中说,东晋葛洪始写作“袈裟”二字。由于阐释角度的不同,袈裟又有多种别称,诸如“坏色衣”“杂碎衣”“福田衣”等。袈裟以“色”立意,由其本义引申出“坏色衣”或“浸染衣”的称谓;缝制袈裟时,要先把布料剪作小块,再连缀成衣,所以又称它为“杂碎衣”或“割裁衣”;也说袈裟是阿难尊者得哇田启发而作,不仅从款式上区别于外道,也希望僧人能像水田一样利益众生,因此又称它为“田相衣”“福田衣”。除此之外,袈裟还有离染服、无垢衣、莲花衣、出世服等多种称谓。

佛教戒律规定,僧人可有中、小3件衣服,称“三衣”:一件是用5条布缝制的小衣,梵语称“安陀会”,我国俗称“五衣”,是僧人日常劳作、起居坐卧时所穿的衣服;另一件是用7条布缝制的中衣,梵语为“郁多罗僧”,我国俗称“七衣”,是僧人听经闻法、诵经礼忏时所穿的衣服;第3件是由9条乃至25条布缝制的大衣,梵语为“僧伽梨”,我国俗称“祖衣”,是僧人上街托钵或见面尊长时所穿的礼服。除此以外,比丘尼(出家的女性)另有“僧祇支”及“厥修罗”两种衣服,合称“比丘尼五衣”;僧祇支即覆肩衣,穿在三衣里面,覆裹左肩与两

腋;厥修罗指的就是裙子。

缝制袈裟时,要先把布料剪裁成小方块,然后缝合在一起。如果衣料细薄,也可以把多层布料叠在一起缝制。穿着袈裟时,通常将衣之两端由左肩披至右肋下,将环挂在扣或钩上固定,称为“搭衣”。坐禅时可覆搭两肩,称为“通肩相”“福田相”;礼佛时要露出右肩,称为“偏袒右肩”。袈裟乃出家人的随身之物,当比丘临入灭时,常将三衣与钵盂传与门人,作为传法的信物,这也是“衣钵传人”一词的本义。

除了上述三衣之外,还有“金襴袈裟”(金缕衣)和“缦衣”之说。金襴袈裟是名贵的袈裟,它是用金缕织成的大衣。关于它的来源,一说是佛的姨母献给佛的袈裟;又说佛用天人福盖献给佛的8.4万根金缕织成的。缦衣是用大块整幅布料制成的袈裟,是出家还未受戒的“沙弥”(小和尚)和受过“在家戒”的男女居士穿的。沙弥因为初入佛门,不谙如何裁制福田衣;居士因为没有受过“大戒”,所以不能享用福田衣。

另外,由于我国气候与印度不同,寒冷条件下不可能只穿三衣,因此,我国僧人在穿着袈裟时,里面往往另穿由俗世服装稍加改制而成的常服。

## 坏色的方法

佛教规定,袈裟的颜色不能用“五正色”(纯色)——青、黄、赤、白、黑;也不能用“五间色”——啡、红、紫、绿、碧;只能用3种“坏色”——青色(铜青色)、黑色(或作泥色、皂

色)和木兰色(赤中带黑色,或作茜色、赤色、不均色)。这3种颜色是袈裟的如法(契合法理)之色。

所谓坏色,意为“颜色不正,不美而浊”,引申为“不正色”。关于为什么要用坏色,也有多种说法。诸如僧俗有别(印度当地人着白色衣)、去除色彩贪念、防止移作他用、止息盗贼夺衣等等。

至于如何坏色,一种说法是青、黑、木兰皆属坏色,比丘着其中任何一色都算是如法、如律;另一种说法是,必须把青、黑、木兰3种颜色混在一起染,才算是坏色。

在坏色的方式上,除了混染之外,还有“点净”之说。所谓点净,就是在新衣上点上一块有别于本色的色渍。“点”有弄成小脏污、稍作涂抹之义,“净”则有离弃过失与是非而为清静之义。戒律中规定,比丘的衣服有青、黑、木兰3种颜色仍非旧色,必须以本色之外的另两种颜色点净之后,才算得上是坏色。即如果是青色衣,须以黑色与木兰色点净;如果是木兰色衣,须以青色与黑色点净。中国僧众在受用新袈裟时,往往以少部分旧衣缝贴在新袈裟上,或者用墨汁在新衣上点上几个墨点,就算是点净了。

不管是坏色还是点净,其主旨是毁其形好,僧俗有别。正如《梵网经》所云:无论在何国土,比丘服饰必须与其国人俗服有别。而从形制和色彩上最能体现袈裟坏色理念的莫过于“粪扫衣”了。

粪扫衣是梵文意译,略称“粪扫”,又译作“衲衣”或“百衲衣”。

“衲”意为补缀,“百衲”则言补缀极多。因此,所谓粪扫衣就是捡拾扔在粪土尘埃之中的破衣、经过洗涤做成的袈裟。有关粪扫衣衣料的来源,《十诵律》列有4种:包裹完死者扔在墓地的“冢间衣”;包裹完死者再施舍给僧众的“出来衣”;扔在空地上没人要的“无主衣”;扔到垃圾堆里的“土衣”。

按佛典解释,粪扫衣可以让人远离尘世贪念,专事佛法修行。实际上佛教在中国盛行之后,僧侣之服多已精致,只是沿袭旧名而已。但百衲衣的做法却被中国民众借用而来:从左邻右舍索取多块布头,做成小衣服,也称百衲衣,其意是借助群体的庇护,以祈小儿长命百岁。

## 颜色的变通

佛教传入中国后,袈裟的颜色多有变化。汉魏时僧人着赤色衣,此后又有黑衣(缁衣)、青衣、褐色衣等。史载唐时武则天因为僧人重译《大云经》有功,赐他们紫袈裟,开启了帝王赐紫的先河。自五代至宋代,帝王赐紫的范围越来越宽,蒙赐的僧人也越来越多。一时之间,僧人穿紫色衣、绯色衣蔚为风尚。明朝佛教分禅(禅宗)、讲(天台、华严、法相宗)、教(也称“律”,从事丧仪、法事仪式)3个类别,朱元璋曾诏定袈裟的颜色:“禅僧,茶褐常服,青绦,玉色袈裟;讲僧,玉色常服,绿绦,浅红色袈裟;教僧,皂常服,黑绦,浅红色袈裟;僧官皆如之。唯僧录司官袈裟皆绿纹,饰以金。”

延至今天,我国汉族僧人的袈

## 援疆日记

闵师林



与《解放日报》记者在招待所周围快走了约40分钟。街上行人稀落,夜晚的霓虹灯倒比以往璀璨了许多。雪花时而飘落下来,拂过脸庞,柔软而略有一丝清凉。

县委招待所进门处的几棵松树灯光装饰得很耀眼。两棵是流星雨,有一种滑落的美感,银光闪闪。还有三棵较矮的小树木,依次排列着,灯饰也各具特色。一棵是紫色的,色如罗兰。一棵是玫瑰红,再一棵是菊花黄,把招待所点缀得寂静中有一份绚丽,倒真有小城美人的风姿了。

### 2011年3月1日 周二 莎车 巴楚

这两天喀什渐渐下沙土了,今天天地一片灰蒙蒙的,沙尘漂浮,阳光显得软弱无力。车上的积土浓密厚实,足见上下的力度。这样的天将持续伴随我们数十天,度过本来阳光明媚、空气清新和暖融融的春天。几位援友已明显感觉鼻孔里进沙了,呼吸不适了。我不知道是因为夜晚在寒冷的街头快走走了点凉了,还是下土的关系,鼻子又滋滋的不顺畅了。

这几天,温度也下降了。早上才发现陈总凌晨1时发来的短信。

贾副县长陪同,在莎车县委招待所吃了早餐,便向巴楚出发了。

色力布亚镇号称南疆第一镇。当地人对外介绍,据说都直截了当地说,中国色力布亚镇。每逢周四,周边地区的人员都到这里的巴扎或卖或买,商贾云集,人流荟合,最多时有1万多人。而这里的城镇人口也仅4.8万人。有些色力布亚人参与贩毒。现在措施严格了,情况大为好转。

镇党委书记与安副书记、穆副书记接待我们。请他们介绍了色力布亚镇的现状、同济规划院的色力布亚镇的进展情况。从原6.4平方公里扩大到10平方公里,色力布亚镇建设突出商贸,应该是有特色的。规划还需优化,以后还得研究。一个规划做好,先抓几个项目,巴扎及交易大厅等先突显起来,之后每年推出一些项目,新市镇会逐步建

成。

由上海代建的S215省道,离色力布亚镇中心约7-8公里,这段位于戈壁滩上。场地多半尚可,只是施工队员得每天上下班接送了,集中居住在镇里比较安全。我如此想。另外,看来要将联合党建(施工方与当地乡镇)模式在沿线和交钥匙项目中推行。此得好好设计一下。

昨天上午陈总短信告知,他往和田方向赶去时,雪天路滑,他车子刹了车,但打了一个S形,才总算停住。与迎面而来的重型卡车,只差0.5秒,实在危险。他叮嘱我们注意安全。幸好今天巴楚无雪,路上疾驰,从莎车到巴楚仅用了不到三个半小时,207公里。

到巴楚,即察看了几个项目的选址,之后在县委会议室召开会议研究,县委龚书记参加了。劳动力培训中心项目由上海建科院代建。其建管公司成副总提出5月底开工太紧,很多事尚未落实。龚书记认为应在四月份开工。我听了情况,定的是确保5月8日,争取4月28日。对项目的工期安排,基本要求,功能定位,责任分解,具体事项都做了明确。龚书记则要求县各部门将此项目作为自己的建设项目,更多给予支持,说得比较到位。

住巴楚县委招待所,打开淋浴器的水龙头,流出的竟是锈红的泥浆水,四五分钟后还未能将息。洗脸盆的自来水也是一样的品质,但稍过一会儿就变成清澈的水了。

晚上上网一小时之后,在门口的乒乓桌打了半个多小时。比前天打得顺些,不过灯光太暗淡了,老是抓不着球,眼睛特别吃力。出了一身汗,又在走廊正走倒走,应该也消耗了不少200千卡路里的。再开水龙头,水是清澈许多,却许久不见一点热度,用冷水稍稍涂抹了一下。

今天在微博上即兴写道:一路戈壁,积雪先是若有若无。只是点缀,后来愈益浓密。原先还见几蓬虬劲的从雪被中挣脱的红柳,现在则白茫茫一片。唯积雪主宰了。远处的山峦在雾霭中朦朦胧胧,因为雪的披挂,有遮有露,倒像卧着的巨大的斑马,凝然不动。有几棵榆树树杈苍然,又一溜沙枣树,雪团锦簇,像许多大小猴子顽皮地栖息着,千姿百态,煞是好看。(8)

### 18.引起了举国上下的关注

“同仇敌气,打败瑞典,誓夺斯韦思林杯!”乒乓球训练馆里,悬挂着这条标语。这条标语不是用墨写的,是中国男队用意志写下的誓言。这五个大字在蔡振华心里回荡了六年多了,也在中国乒乓球队每名战士心中回荡了六年多。它是镌刻在中国乒乓男儿心中的战旗、目标……

第43届世乒赛,定于1995年5月1日在天津举行。这是我国继1961年承办第26届世乒赛后第二次承办世乒赛,引起了举国上下的关注。从教练员到运动员,从领队到工作人员,个个摩拳擦掌,准备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团体赛是乒乓球世界锦标赛的重头戏,它体现的是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和单项比赛不同,团体赛上三个人。上谁,次序如何排,非同小可,如同两军对垒的排兵布阵。每位运动员打法不同,因而也都有其特长和软肋,如果排兵布阵思虑不周,有可能就是以短搏长处受制;排好了,就是用飞毛腿导弹打对方的冲锋枪。此外,团体赛五局三胜。开局很重要,派谁冲头,派谁殿后,都要反复思量,稍有闪失,就可能满盘皆输。

除了考虑运动员的技术、打法,还要考虑其性格特征和心理素质。有人是比赛型的,人来疯,观众越多越来劲,往往会超常发挥。有人平时训练技术出色,但一比赛就紧张。还有人甚至连日失眠,这种队员要考虑到其比赛起来实力会打折扣。

在外行看来,乒乓球就是你来我往,全是即兴“创作”。其实不然,小至每球,大至每局,以至每盘比赛,都要精心准备、算计,就像一个战役中包括多场大小战斗,大至军师团,小至连排班,每场战斗都要有周密的作战计划。所以教练员指挥比赛如同将帅指挥战斗,什么时候攻什么时候守,什么时候根据战况转换为守或转守为攻,对谁攻对谁守,教练员的心里都要有数,决不是随意说说的。作为国家乒乓球队男队主教练,蔡振华在这届大赛中要指挥团体及单项多场战斗,其中至关重要的当然是男团比赛。这次男团报名参赛的有王涛、马文革、刘国梁、孔令辉、丁松五名运动

员。他们特点不同,打法各异,这让蔡振华调兵遣将时有回旋余地。

5月1日,第43届世乒赛拉开战幕。团体赛第一阶段小组赛,蔡振华就布下迷魂阵,让5名参赛队员轮流上场,使对手看不出准备要用谁打决赛,谁是主力。蔡振华对外宣称:“现在我队的五张牌都可以打。”

第二阶段淘汰赛,从1/4决赛开始,就吸引了各方眼球。中国队对日本,刘国梁2:0胜岩崎清信,马文革2:0胜松下浩二,王涛2:1胜涩谷浩。与此同时,瑞典3:2胜德国,法国3:1胜南斯拉夫,韩国3:2胜比利时。接着在半决赛中,中国3:2胜韩国。几场比赛分别是王涛2:0胜刘南奎,马文革1:2负金泽洙,孔令辉2:0胜李哲承,马文革1:2负刘南奎,王涛2:0胜金泽洙。与此同时,瑞典3:1胜法国。决赛将在中瑞两国之间举行。这是自第40届世乒赛以来,中瑞男团第三次巅峰对决,也是世乒赛上中瑞两队第九次打团体决赛。

从一进入天津下榻的运动员宾馆起,蔡振华就高度兴奋。给吴敬平印象特别深的是主教练带队进入比赛场地第一个动作,他双手叉腰,眼神里充满对胜利的渴望,满怀信心和激情地环视了一下体育馆四周。犹如大战前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来到前沿阵地。他的那种气势一下子感染了第一次参加世乒赛的吴敬平……

决赛的排兵布阵面临两个难点,一是半决赛中马文革打韩国输了两分,决赛时还用不用?一般惯例是不宜再用,因为半决赛输球的阴影会形成心理负担;二是排兵布阵时是二老带一新,还是二新加一老。

体委副主任徐寅生和训练局局长李富荣于决赛前一天——5月7日的中午先后亲临队里,和教练组一起看瑞典选手的技术录像,分析比赛形势,推敲排兵布阵方案。

大家一致认为,对方的优势在于实力和经验,我方优势在斗志和人和。瑞典队可能会让瓦尔德内尔打第一主力,佩尔森打第二主力。对方还会考虑由于马文革在半决赛中输两分而被排除在决赛名单之外,这样中国队就会派出王涛带两名新手上阵,所以瑞典极有可能把卡尔松排在第三位。

## 乒乓中国梦



李玲修 王鼎华

走进蔡振华团队